



论李永平《新侠女图》侠女形象的建构

**A Study of Constructing the Heroine Image in Li Yong Ping's 'Xin
Xiang tu'(New Portrait of a Female Knight)**

钱海伦

HELEN CHIENG

20ALB06331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OCTOBER 2023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论李永平《新侠女图》侠女形象的建构

**A Study of Constructing the Heroine Image in Li Yong Ping's 'Xin
Xiang tu'(New Portrait of a Female Knight)**

科目编号: ULSZ 3094

学生姓名: 钱海伦

学位名称: 文学士 (荣誉) 学位

指导老师: 曾维龙 师

呈交日期: 01.12.2023

本论文习作作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 (中文) 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1
宣誓.....	2
摘要.....	3
致谢.....	5
第一章 绪论.....	6
第一节 研究背景.....	7
第二节 研究目的.....	8
第三节 前人研究.....	9
第四节 研究方法.....	12
第二章 “侠女”的定义.....	15
第一节 历代侠女形象的演变.....	15
第二节 《新侠女图》“侠女”的形象.....	17
第三节 侠女观念的变化.....	20
第三章 因世入侠，以侠入世——“新侠女”的侠客梦.....	24
第一节 “新”侠女图的由来.....	24
第二节 侠女形象之比较.....	25
第四章 白玉钗之死.....	27
第一节 现代精神的借鉴与融合.....	27
第二节 传统与现代的反思.....	28
第三节 展现现代女性价值观.....	29
第五章 结语.....	30
引用书目.....	31

论李永平《新侠女图》侠女形象的建构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钱海伦 HELEN CHIENG

学号：20ALB06331

日期：30. 11. 2023

论文题目：论李永平《新侠女图》侠女形象的建构

学生姓名：钱海伦

指导老师：曾维龙 师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女性一直以来作为中国传统文学中被书写的题材之一，在以男性作为主体的文学创作上，他们所书写的女性的形象其实正代表着当时的社会是如何看待这些女性的存在。在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灌输下，女性就得遵守妇道、三从四德，以夫为纲甚至是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作为男性的附庸品而生于社会。侠女的出现打破了封建传统中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种说法。“侠”的概念最早是出现于《韩非子·五蠹》，在以往传统的武侠小说中，武侠世界大以男性为尊，女性总是环绕在男性周围，变成彰显男性力量的一种陪衬。对于武侠小说的研究其实已有了不少的成果，其中也包含了对于文学作品中女侠形象的研究，但是人们多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名著的侠女形象研究，而对于新武侠小说的女性形象研究较少。针对这种情况，本文将从李永平《新侠女图》的侠女形象切入专题研究，通过对“侠女”一词的定义与历代小说中侠女的形象演变进行分析，探讨她们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的作用，进而探索小说中所蕴含的女性文化意蕴，总结《新侠女图》中侠女的特征及观念的变化。

本次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阐述本次论文的研究动机其目的，进而论述为何以李永平作为本论文的研究焦点，列明所选方法来进行此次论文的书写，叙述过往学者对于侠义文化的研究以及对于李永平作品的研究，并尝试论述新武侠小说中的侠女的形象及探讨作家内心。第二章将重点放在侠女的定义，议论历代侠女的演变，探讨男性作家的笔下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对侠女观念的演变进行分析。第三章的重点在于探索“新”侠女图的由来，针对不同作家笔下的侠女形象进行比较，分析作者所透露出的情感信息。第四章则将重心放在分析现代精神

对于塑造女性形象的借鉴与融合，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反思，乃至展现现代女性观。最后，结语将总结侠女形象对于李永平小说中的独特意义与分析女性的身份地位和思想意识及她们在武侠小说中的存在的价值。

关键词：李永平；武侠小说；侠女；女性意识

致谢

时光荏苒，三年的大学生涯即将要步入尾声，曾经忙碌的校园生活也即将划上句号，心中流淌着满满的眷恋及不舍，无论是敦林良实礼堂边的满月形洞窗、图书馆里沉浸于书海的学子们亦或是朋友家的深夜长谈，已然成了我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很喜欢季羨林的一句话：“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从来不言，却见证了所有真心。时间会冲淡一切，但它也会证明一切。”拉曼大学承载了我三年的时光，在这之间也经历了不少的悲欢离合，总会让我生出无限的感慨，渐渐地明白生活中许多的事并不是强求就可以得到，忽然间就放下了曾经所有的执念。从一开始哭着控诉到后来可以笑着对待，命运从来不缺选择，而缺的是可以重头来过的勇气，感谢曾经咬牙坚持的自己，造就了现在随心、随性、随缘的我。

对于我的人生来说，这仅是新旅程在开始前所奏响的号角。回首三年，感谢所有中文系的老师在这三年里孜孜不倦的教诲，尤其是我的学术指导老师——李树枝。无论是在生活上亦或是学业上的困难，树枝老师总会给予我许多的帮助以及关怀，很幸运在我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有他的暖心安慰与辅导，何其有幸在这短暂的校园生活中与他相遇，甚至是伴我同行，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还要感谢我亦师亦友的论文指导老师曾维龙老师，在我为论文选题困扰时为我指点迷津，给予了我巨大的帮助及鼓励，感谢他的耐心辅导，让我能够顺利完成我的毕业论文。师恩难忘，唯有铭记于心。

在此，我也要感谢我的家人以及朋友们，感谢家人的鼓励及支持，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全心投入学习之中；感谢我的朋友们，让我在这陌生的城市里感到温暖，从遥远的砂拉越诗巫来到了金宝这个陌生的城市将近两年了，习惯了有朋友们的相伴，只是今后应该很难再聚在一起吃饭、一起彻夜长谈、一起游山玩水了。唯愿今后分散各地的我们能前程似锦，万事顺遂，归来仍是最初相遇的模样，一切安好。

第一章 绪论

李永平（1947-2017），出生于英属婆罗州砂拉越的首府古晋，于马来西亚独立时代以及独立时期马来西亚紧张的政治局势出世，拥有作家、教授乃至翻译家等多重身份。¹自六十年代开始以来赴台留学的马来西亚侨生不在少数，期间也出现了不少活跃于文坛的作家当中就包括了李永平留台定居，从事创作。李永平的创作可以说是以小说为主，其作品时常围绕着其故乡婆罗州、中国大陆以及台湾而创，无一不在揭示他对于自身族群以及文化认同的探讨，借由书写婆罗洲、中国大陆及台湾三个地方，对“原乡”进行探讨、辨析及考证。李永平早期的小说作品主要收录于《拉子妇》当中，而后十年李永平又接连出版了《吉陵春秋》、《海东青：台北的一则寓言》、《朱鹁漫游仙境》、《雨雪霏霏：婆罗洲童年记事》、《大河尽头（上）-山》和《大河尽头（下）-溯流》等作品，甚至曾为奈保尔等在内的知名外国作家翻译了将近二十一部作品。

《新侠女图》是李永平的最后遗作，也是他心心念念所想要创作的武侠小说。可以说《新侠女图》的诞生成全了李永平的侠客梦，可惜的是最后李永平因病逝世打断了他武侠世界的延续，时间定格在第十四回，没有完结篇，但也因此为故事的最终章留下来更多的可能性。《新侠女图》是以明朝为背景的一个武侠小说，故事主线围绕着名为白玉钗的侠女进行，讲述一位身负血海奇冤的女子为了报仇雪恨一路北上赴京，历经无数次殊死搏斗的复仇之路，小说情节也因此而展开。²在这《新侠女图》当中，李永平成功地塑造了不同以往武侠小说中的侠女形象，在他笔下的新侠女——白玉钗已不再是男性的附庸品，更遑论是那种为情而生的柔弱女子，她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甚至还有着“女魔头”的称号。然而，这样“心狠手辣”的白玉钗是否符合“侠”的标准呢？故事中其他的侠女角色当中包括杨瓊瑛、张翠、杨蓉又是否符合“侠”的标准呢？她们先是女性，其次才是侠客，故本文试图将“女侠”中的“女”字从性别符号拓展为性别议题，对其小说中的女侠角色形象进行解析。

¹ 李永平数位主题馆，浏览于 2023 年 11 月 1 号，<https://liyongping.campus-studio.com/#Feature>。

² 李永平，《新侠女图》，（台北：麦田出版社，2018），页 9。

第一节 研究背景

至今关于何谓“侠”及其定义仍有许多不同的说法，而在文学作品研究中历来以形象研究为重点，在古代小说当中的侠客形象研究中更受关注的往往都是男性侠客而女性侠客的形象较少会被人们所提起。作为与男性侠客相对的侠女在新社会文化中会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具体形象如何，乃至不同时期的武侠小说中的侠女形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李永平塑造“新侠女”形象的背后又有怎样的原因？围绕着这些问题，遂决定以李永平《新侠女图》的侠女形象建构作为自己本科阶段的研究课题。之所以会选择李永平作为本科论文的研究题目主要原因在于受到了许文荣老师在马华文学课堂上的指导，这也是我初次接触李永平的作品即《拉子妇》，故事中拉子婶的凄惨处境给我留下较为深刻的一个印象。而后在阅读李永平的作品时，其实不难发现在李永平作品当中的家庭基本上都是不完整的，几乎他的每部作品都刻画了女性悲惨的命运，从他的处女作以及沦落可以说已经成了李永平小说创作中的一种执念，相较于李忆著的创作所推崇的两性和谐，李永平则是通过对女性悲剧的描写将父权制度下男性对女性的种种不公与女性对女性的敌视与排斥展露无疑。《新侠女图》这个作品的情况有些特殊，在还未完成之前李永平就已经逝世了，所以这本小说的结局不会只有一个，而是留一个悬念让读者有自行想象的空间，同时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在以往传统的武侠小说中，武侠世界大以男性为尊，女性总是环绕在男性周围，变成彰显男性力量的一种陪衬。由于武侠小说的作者大多数都是男性，因而他们必然也会受到男性视角的影响。性别不平等已不再是个别现象，甚至可以说渗透了整个社会结构，其中包括了婚姻与家庭、工作、政治等，而在弗洛伊德的理论当中就有提到女孩以及妇女不如男孩和男子，这个偏见是深深植根在早期的性和家庭发展当中的偏见，无法摒除。³女权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也有女性提及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属于男性的附属品，虽然不是男性的奴隶，但却永远是男性的依赖者，并借以控诉男性对于女性的压迫。⁴虽然女性的社会角色有所转变，但社会对于女性的态度依旧受制于传统思想的束缚，甚至

³ 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页119。

⁴ 西蒙·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页1。

将问题归咎于女性身上，不愿接纳，更不愿为此改变⁵。这种偏见在李永平的《新侠女图》当中可以进一步得到论证，同时也揭示了在父权制下所造成的性别压迫。⁶与以往不同“武侠小说是男性天下”的书写方式不同，李永平赋予了笔下侠女独立的人格与价值追求，致使其作品中的侠女形象具备着丰富的内涵，成为了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二节 研究目的

本文将题目设置为《论李永平《新侠女图》侠女形象的建构》，将研究范围锁定在李永平的《新侠女图》“侠女”的形象研究，原因在于在检阅相关资料的时候就有发现学界对于李永平与其文学作品的研究更多围绕着其创作的三大主题中的两大主题即漫游主题与时空美学，多数的学者大多将注意力放在了角色的身份认同以及处境的探讨，女性角色研究的成果也不在少数。然而，至今尚未有学者针对李永平的武侠小说《新侠女图》的女性乃至女侠角色进行一系列的研究，故此留下了不小的研究空间。

有鉴于此，本次论文研究的目的在于：

- 一、分析李永平在《新侠女图》中的侠女形象及观念变化
- 二、针对白玉钗的形象探讨该形象与李永平之间的联系
- 三、了解李永平的内心世界

⁵ 张妙清，叶汉明，郭佩兰合编，《性别学与妇女研究——华人社会的探索》（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页 59。

⁶ 亚伦·强森编，成令方译，《性别打结——拆除父权违建》（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8），页 153。

第三节 前人研究回顾

近十几年马华文学的性别课题创作研究评论学者众多，当中以李忆著、商晚筠等作家所创作的小说最为热门。李永平作为一个颇有成就的在台马华作家，其文化身份与言说立场的复杂性奠定了其小说的多元化。⁷然而相较于马来西亚当地的其他华人作家，眼下在中国知网上能查阅到大陆学者关于李永平的相关论文仅 34 篇，当中硕士论文占了八篇，但并没有博士论文。可以说学界对于李永平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原乡探讨、欲望书写、离散书写等作为主要探讨议题，至今研究李永平笔下女性角色的学者还在少数，而研究多数以短篇论文居多，问题探讨往往只停留在表面而并未深入探讨，以李永平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创作中女性角色的硕博论文也是寥寥无几，更别提有关他的遗作《新侠女图》的研究成果了。

目前关于侠文化及侠义小说的前人研究总结如下：

至今有关侠文化及侠义小说的专著的数量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可观的书目，而主要书目有郑振铎的《论武侠小说》，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曹亦冰的《侠义公案小说史》，陈颖的《中国英雄侠义小说通史》，宋魏的《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曹正文的《中国侠文化史》，罗立群的《中国武侠小说史》等。然而，在研究侠文化的专著里面，女侠的内容略少，专著暂无。另外，涉及到女侠的论文也基本围绕唐传奇中的女侠展开，研究清代的较少。赵昊龙的《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读红线和聂隐娘》主要是针对唐传奇中女侠形象进行分析，李艳的《唐传奇中复仇女性类型浅析》则是从整体上对女侠的命运及审美价值进行分析。胡静的《论唐传奇女侠形象所体现的女性意识》是以女性主义为理论根基，从女侠对情爱意识的追求、个性意识的觉醒及母性意识的缺失等方面来分析女侠形象体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女性意识。

2008 年，张艳艳所发表的《论明末清初小说中的侠女形象》主要是简述女侠的流变，从复仇、仗义、报恩等角度来分析女侠的侠义行为，比较这时期女侠与前期女侠的继承与发展。2010 年，张晓培的《晚清侠义小说女性形象研究》，

⁷ 林岚彬，《论李永平小说中的罪恶书写》（福州：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硕士论文，2017），页 2。

将侠女分为三个类型，分析形象特点并认为除继承了唐代女性的反抗精神外，更加注重自我身份地位的提高。2012年，湖南师范大学的杨林发布了《明清侠义小说女性形象研究》，将侠义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为侠女、闺阁女子和风尘女子三类，再根据外貌、性格、行为方式、爱情观念以及婚姻生活等展开分析。至于清代女侠形象研究的期刊论文，学者大多研究侠女形象产生的原因如冯晓琴在《明末清初小说侠女形象产生原因探析》、顾晶晶的《浅析明末清初小说中的女侠形象及产生原因》、罗莹的《清代武侠小说中女侠形象盛行的原因探微》等。王昕的《性别视角：清代侠义小说的新景观》主要以性别视角来分析清代小说中的女侠形象，认为清代侠义小说显示了从剑侠向女性气质和传统性别角色回归的趋势，进而推论人物演化的深层原因在于明清社会妇德观的改变。按照当前已有女侠的研究成果来看，女侠的研究多集中在唐传奇中，而对于新武侠小说的女侠形象研究目前还有许多空白等着学者去填补。

其次是有关李永平及其作品的前人研究如下：

首先是陈虹霖的〈由自选集《迢迢》纵观李永平书写之特色〉。陈虹霖试图突破不同以往的评论限制，将重点放在李永平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上，并分为三大类即拉子妇、华人母亲及华人女性，从而探讨这三类女性所背负的问题从而探讨李永平的书写方式。⁸接着是萧敏嘉的《原乡、罪恶与女性—李永平小说研究》。在这篇论文当中，萧敏嘉就有提及李永平笔下的男性角色相较于女性角色的形象较为模糊，而男性在其作品当中通常是属于压迫者与懦弱者，女性则是被压迫者以及坚强者。萧敏嘉将李永平的这种风格归咎于受其生平经历的影响，认为李永平是以赎罪作为创作的初衷，借此达到自我救赎的这个意图，并针对李永平小说里的罪恶意识及女性角色展开一系列地分析，由此我们便可看出李永平对女性地位和她们所处的环境格外地关注。⁹

2004年，台湾政治大学的黄美仪在《漫遊与女性的探索——李永平小说主

⁸ 陈虹霖，〈由自选集《迢迢》纵观李永平书写之特色〉，《问学集》2008年第14期，页64。

⁹ 萧敏嘉，《原乡、罪恶与女性—李永平小说研究》（台北：世新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12），页1。

題研究》一文当中认为李永平的作品中女性主题与漫遊主题当中都包含着丰富的意涵等待着被读者挖掘，当中由三个方面即漫游主题、时空美学以及女性主题去解析李永平的小说，检视李永平作品中女性的遭遇，进而展现李永平对于女性的关怀。¹⁰同年，高雄师范大学的蒋慧雯以《魔幻现实主义与精神分析论在现代小说中的运用—以李永平小说构型为例》一文当中提出她的见解，认为魔幻现实主义贯穿了李永平的创作过程及魔幻现实主义对于李永平的原乡意识有着较大的影响，而后以精神分析理论来解读李永平小说中的人物，乃至剖析其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以及当中的伊底帕斯情结。¹¹ 2009年，台北教育大学的潘丽玲以《李永平小说中的原乡想象研究》作为其硕士学位论文研究，主要是以李永平的原乡意识作为其讨论核心，认为砂拉越历史遗迹雨林记忆等婆罗州成长经验是李永平原乡想象研究的依据，针对李永平所赋予的“母亲”亦或是“女性”的象征意象，在其小说作品中去探讨他的原乡情怀。最后是张侠于2014年所写的《〈金陵春秋〉中的华人形象与中华文化研究》，这篇论文主要是以〈金陵春秋〉当中的华人角色为研究核心去分析小说中的华人男性与女性形象，进一步去探寻与反思中华文化失落的成因，揭示小说中的男女性形象与原乡中国的内在关系。在李永平对于女性的格外关注的这点上，大多学者都抱持着认同的看法。除了上述所列明的硕士论文以外，有关李永平的研究资料更多会在报纸副刊亦或是期刊论文上看见。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以及信息来看，大多有关李永平小说作品的研究散论更多是集中在讨论其小说所展现的艺术手法亦或是身份认同的这两个课题。胡月霞于2005年时所撰的《李永平的原乡想象与文字修行》当中就对李永平文字修行的三个阶段进行分析，她认为李永平在寻找自我认同的同时也将文字作为他书写欲望的工具，借以建构中国原乡以及中国母亲的相互统一。¹²黄锦树的《流离的婆罗洲之子和他的母亲、父亲——论李永平的“文字修行”》以及《漫游者、象征契约与卑贱物——论李永平的“海东春秋”》这两篇论文更是从李永平自身的生活经历，对其小说当中所流露与所表现出的身份认同困境来解读李永平小说

¹⁰ 黄美仪，《漫遊与女性的探索—李永平小说主题研究》（台北：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2004），页1。

¹¹ 蒋慧雯，《魔幻现实主义与精神分析论在现代小说中的运用—以李永平小说构型为例》（台南：高雄师范大学国文学系硕士论文，2004），页1。

¹² 胡月霞，〈李永平的原乡想象与文字修行〉，《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页115。

的主题以及人物形象。高嘉谦在《谁的南洋？谁的中国——试论〈拉子妇〉女性与书写位置》一文中也提及了李永平小说中的中国性与南洋性的混融性，在李永平笔下的母亲形象与其对于家国想象中的南洋与中国是相互重叠的。另外，在收集了有关李永平或其作品的前人研究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其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往往不是已经被侵害，或者正遭受侵害就是在走上宿命版被男性侵害的道路，至于父亲角色在李永平笔下出现的次数更是少之又少，基本上都是带着负面色彩出现的，对于这点姬克认为这是深植在李永平潜意识中的“俄狄浦斯情结”所带来的影响。

13

从上述的前人研究来看，前人大多都将注意力放在角色的身份认同以及处境的探讨，较少涉略到李永平作品中女侠形象的分析，因而留下了可继续探讨的空间。因此，在本文当中希望能够透过剖析李永平《新侠女图》的侠女角色形象，从人物观念的变化来进行分析，借以揭示人物塑造与李永平自身的生活经历与社会历史之间的联系，为李永平作品中的女性群体进行更进一步地探析。

第四节 研究方法

本论文主要以三个方法来进行研究，即文本细读法、社会历史批评法以及女性主义视角来剖析李永平《新侠女图》中侠女的角色形象：

1. 文本细读法

首先，本文将会采用文本细读法来分析李永平小说里对于侠女角色的形象塑造，通过解读小说里侠女角色的行为举止来探讨在“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观念包括不同族群在文化、血统、婚姻甚至是生活上的矛盾与冲突影响下女性的悲惨遭遇及命运。文本细读法指的是对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和结构要素做尽可能详尽的分析与研究¹⁴，进一步去分析作品的内在意涵，故而适用于本文去挖掘李永平笔下侠女角色的心理活动及行动模式。在本文的研究当中会透过情节解读、人物解读乃至环境解读的分析去深入体会《新侠女图》中侠女角色的形象和感受人物心理。人物形象是不可能脱离小说情节而独立，可以说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因而在分析侠女的人物形象时需要依据《新侠女图》的故事情节，透过故事情节的描

¹³ 姬克，〈论李永平小说中呈现的俄狄浦斯情结〉，《文学评论》2017年第12期，页14。

¹⁴ 王先霏、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页181。

述来凸显出人物的性格与特点。可以说李永平的《新侠女图》通过多方面、多角度的细致描写去彰显人物形象，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活。此外，通过对心理、动作、神态等描写的分析，让我们可以体会到人物内心的独白，更加全面地了解李永平笔下《新侠女图》侠女人物的个性与特点。

2. 社会历史批评法

为了更好地去解读《新侠女图》这个作品，除文本解读法外本文将以社会历史批评法作为本文的第二个研究方法。社会历史批评法也可说是在现今文学批评类型中历史最为悠久、影响关系最大的一个方法体系，而其文学观认为文学是离不开社会历史的背景，文学的本质更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再现。¹⁵其次，社会历史批评十分重视文学作品中对社会历史内容的阐释，让读者可以透过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李永平曾说过：“小说家有两种，一种人一辈子写别人，像狄更斯、托尔斯泰这些小说家；有一些小说家一辈子写自己，像海明威、福娄拜尔，我想我应该是属于后者吧！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一个局限，我没办法不透过我那一个小小世界来写。”¹⁶可以说文学作品的内容与作家的生平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那些具有社会是内容的作品更是如此。对于作者的考察、作者所处社会以及历史时代的考察都是有关系的，文学所表现出来的内容可以是直接或间接来自社会生活，而这种生活既可以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当中也包括了人的主观世界，显而易见李永平在创作中就融入了他自身的社会经验及他的人生经验作为参照的。¹⁷社会历史批评法正适用于探讨李永平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与他自身的关系、其笔下社会的道德规范乃至揭示《新侠女图》文本中暗藏的意义或深层的内容。在这个《新侠女图》当中，李永平有意识地去塑造成一个敢爱敢恨的女侠角色，甚至用刚烈的性格来突破世俗对于女性的封建思想，试图将女性从传统的性别意识的道德绑架中摆脱出来。因此，在本文当中也会以从现代现实的角度出发，对《新侠女图》中的女性角色进行分析，试图找出《新侠女图》道德现象中的关系是否符合现代的伦理标准，并从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¹⁵ 王先霈、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页 65。

¹⁶ 邓雁霞，〈从小说家的童年背景解读其笔下的男性书写——以《吉陵春秋》为例〉，《从婆罗洲到世界华文文学：李永平的文学行旅》2020年第1期，页 90。

¹⁷ 王先霈编，《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页 73。

3. 女性主义批评

此外，本文还将以女性主义视角来分析李永平小说中的女性精神建构。女性主义一词起源于法国，英文是“Feminism”，简单来说是指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和机会的一种信仰或行动，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变革的建议¹⁸，主要产生原因在于人们主观上感受到男女不平等或者女性受压迫，试图以行动来改变。在中国传统的封建时代，女性受制于传统礼教和父权制文化的束缚，常被“女子无才便是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等这种传统观念所拘束，认为女性应该在家相夫教子，甚至剥夺了女性对社会和生活的参与及发言权，仿佛她们的价值实现需要依靠取悦男性才能实现。从李永平的这本《新侠女图》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作品当中存有浓厚的女性主义色彩，如自由以及颠覆传统。不同于一般武侠小说的侠女角色，李永平在塑造的侠女角色的同时也赋予了她刚烈的性格，与人们固有印象中温顺的传统女子相差甚远，试图透过拥有强烈女性意识的角色将女性从封建传统的性别道德绑架中解脱。因此，在本文当中也会就女性主义批评这方面继续对《新侠女图》中的侠女角色进行解析。

¹⁸ 刘霓，《西方女性学——起源、内涵与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页 24。

第二章 侠女的定义

侠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当中较为特殊的一类女性形象，在李永平笔下的侠女形象不仅刚烈勇敢，更有一股不可侵犯的高洁品格，让人又敬又畏。在唐代之前，“侠”的形象一直都是被男性所独占，直到中唐晚期的红线、聂隐娘、谢小娥等形象出现，小说作者才开始对女侠加以关注并描写，为行侠仗义的女性角色冠以“侠客”的这个称号，甚至一度成为小说的主要角色，但是这些令人称道的侠女形象大多都是按照当时男人的意愿来塑造的，缺乏女性自身的生命特征和独立的女性话语。¹⁹女侠所以被称之为女侠，原因在于在“侠”的身份以外的她同时还是一名女性。这些女侠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她们的武艺高强，拥有自我的意识，不会依附其他人而生，甚至在面对困难时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问题。然而，李永平在《新侠女图》当中所塑造的白玉钗，刚烈的女侠形象可以说是推翻了以往传统意义上的女侠形象。这样一个杀人如麻，这样性格刚烈且心狠手辣的女魔头是否符合“女侠”的一个标准呢？故本章节将会就《新侠女图》当中的“侠女”形象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李永平武侠小说中的女侠所展现的侠义行为，分析作品中传统女性观念的变化及确立女性侠客在武侠小说中非男性附属品的地位，将侠女研究导向更深的意识层面。

第一节 历代侠女形象的演变

在传统的观念里，女性的言行举止往往被家族严格地约制，从“在家从父，既嫁从父，夫死从子”到后世礼教对于妇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个认定便可看出传统女性的一生就只能受限于封建的观念，而女侠的出现打破世俗群体对女性的固有看法，让人们开始对“女侠”这一形象加以关注与描写。“侠”的概念最早是出现于《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²⁰，由此可见这里的侠指的是用武力来违反令法的侠客亦或是侠士。此外，在《二十五史·史记》当中就有所提及：“今游侠，其行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乏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²¹，这句话就对“侠”的标准

¹⁹ 张雨，〈唐传奇中的女侠形象及其文化意蕴〉，《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8月，页85。

²⁰ [战国] 韩非子，李维新校注，《韩非子》（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页473。

²¹ [西汉] 司马迁，《二十五史·史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12。

做了界定，即违反社会秩序、重信践诺乃至“不爱其躯”的英勇。随着“侠”的概念逐渐广泛，这个概念慢慢也同人的思想品德相互融合，成为“一种富有魅力的精神气度及行为方式”。²²

侠女形象的原型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当中包括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嫦娥奔月等其实就蕴含着侠女形象的某些特征，例女娲博爱英勇并富于牺牲精神的形象就符合侠女形象的特质；而精卫为自己命运抗争的精神则是构建侠女人格的中心品质。东汉时期《吴越春秋》中的越女剑术高强，永不可挡；魏晋时期志怪小说《搜神记》中的李寄虽然力量弱小，但却怀有一颗救民除害的心，可以说已经具备了侠女品性。此时的侠女形象在经过前代的孕育和发展，基本上在唐代就已经定型甚至在唐代的传奇小说中大放异彩，而唐代小说中的侠女形象大多数都是出自于唐代的传奇小说，当中包括了《谢小娥传》、《贾人妻》、《红线》、《聂隐娘》等以侠女名字所命名的作品。²³虽然说侠女作品中存有虚构的成分，但它却是立足于现实社会，其作品中的人物设置与故事情节大致上也符合现实社会的伦理标准以及生活方式，使侠女形象具有伦理性的文化意蕴。可惜的是在这时期的作家更为注重女性在家庭中繁衍、经济的功能，甚至不怎么关注侠女内心情感世界，对侠女的性别认知仅局限于生物性别，例崔慎思妾及贾人妻两人都在物质上接济她们的丈夫，和他成婚并组成家庭，甚至为他生下儿子，但在作品中对于她们自身的内心情感等表现却极少被重视且描写。²⁴

至于宋代以及元代对于侠女的篇幅涉及地较少，大多是在唐代的作品改编亦或是集多种情节于一篇来塑造侠女的形象，较少宋元作家的独立创作。相较于唐代的侠女特征，宋元小说里的侠女身份更加地多元化，多为普通人，但也有部分是能人异士，她们遵循封建礼教及传统的忠孝观念，整体呈现出隐忍顾虑、谨守礼教的精神风貌，更加符合现实中的人情常理。²⁵如《张训妻》中的张训妻在得知自己的丈夫对其起杀心的时候，身怀异术的她原本可以脱身离去，但出于对封建统治的忠心及丈夫安全考量而甘愿被杀，这其实也体现出在封建制度下妻子以

²²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页6。

²³ 徐林，《中国古代小说中侠女形象演变研究》（中国：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页8。

²⁴ 徐林，《中国古代小说中侠女形象演变研究》，页11。

²⁵ 徐林，《中国古代小说中侠女形象演变研究》，页13。

夫为纲的本分。由此可见，这时期的侠女行侠的目的更多是与其自身相关，而作品中的侠女所展现出的忠、孝、节、义也是基于对礼教的的忠实践履。明清时期的侠女无论是在身份、行侠目的、武艺亦或是内心情感上相较于之前几个朝代的侠女形象可以说起了不小的变化。明清时期由于封建阶级统治的加强，政治腐败，甚至乎买官及卖官的现象迭出，战争不断，社会动荡，百姓流离失所，所以在明清小说中的侠女大多都是处于社会中下层，能力及影响较小的形象。这时期是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统治最集中的时候，政治思想上礼教纲常的禁锢相较于之前的朝代更加严格，尤其是在文学艺术领域上弘扬对于封建礼教思想的尊崇及伦理教化。²⁶由此可见，明清时期的侠女形象基本上秉承着正统的封建伦理思想，但同时也因为侠女身份地位的下层化致使这时期的侠女形象有着明显的平民化色彩，尤为突显伦理性与平民性结合的文化意涵。

总的来说，唐代小说中侠女的形象较为单一，刻画相对而言比较粗糙；宋元时期小说的侠女形象类型就打破了唐代侠女形象较为单一的这个局面，甚至是集多种情节于一篇来塑造侠女的形象，使侠女的形象类型多元化。明清小说中侠女的形象类型不仅对前代已经出现的经典侠女形象重新书写，同时也随着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去创造出新的形象类型，使小说的侠女形象更具生命力，在最大的程度上丰富了侠女形象的内涵。侠女形象的演变与作者的创作心态及民间传统伦理思想的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女侠这一形象并不是在唐代之后才出现的，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不少的现代作家包括梁羽生、金庸、温瑞安乃至李永平无一不是深受古典文学的启发，才会创造出不少经典的侠女形象。

第二节 《新侠女图》中“侠女”的形象

随着 20 世纪后掀起的武侠小说风潮，打破武侠小说无法创造过高文学价值的这个观点，当中以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主流引发了“金庸热”。然而，纵观金庸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各异，但这些女性角色大多都貌美如花，而这些女性角色最后的结局皆由她们所爱慕的男子来进行抉择，由此可见金庸其实并未完全脱离封建传统的男性主义价值观。因自小耳濡目染，受到金庸、梁羽生、李安、侯孝贤等

²⁶ 张艳艳，《论明清初小说中“侠女”形象》（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页 55。

的小说以及电影影响，李永平自然而然也就怀抱着一个武侠梦，但与前者不同的是他所想塑造的是可以自己独到一面的女神、而不是作为配角、附庸，乃至为情而生的肉弱女子。²⁷故本节依照《新侠女图》的故事情节的结构，探讨《新侠女图》中侠女的形象特点，并对此进行分析：

（一）敢爱敢恨

在《新侠女图》当中，李永平借鉴了唐代传奇小说以及侠义小说中侠女贞烈强悍的特点，这点从白玉钗身上就可以看出，即使身负血海深仇，在面对庞大官僚体制及江湖帮派她仍不退缩，算得上是个性情中人。在唐代传奇小说当中也曾出现过与白玉钗一般敢爱敢恨的复仇型女侠，当中包括谢小娥、蜀妇人、尼妙寂、贾人妻、崔慎思妾等²⁸，而这些唐代女侠复仇的动机基本上都是为了保护自己亦或是亲人。早期的白玉钗浑身散发出一股冷冽的煞气，对于敌人她可以心狠手辣、做到没头没脑的一轮乱杀，但是对于一直关心她甚至在她被凤津村一群刀客和东厂番子围攻时挺身而出帮助她逃脱的少年李鹄总会有一丝的动容。

根据书中第五回〈北上神州〉中所说：

“李鹄兄弟，是我对不住你。难为你这小毛头不计前嫌，心里还念着我这个薄情寡义的女子。”²⁹

“瘦了，晒黑了，可也长大了啦。这几天独个儿流浪在路上，可吃了不少苦头吧？”³⁰

“好兄弟，白姐姐不是故意抛弃你。我身负血海深仇，对头势力很大，东厂番子和天下武林都归他指挥。我此番北上寻仇，抱着有去无回的必死决心，你没来由，又何苦跟着去蹚这趟浑水呢？”³¹

值得注意的是，从这段对话当中便可以看出李永平笔下的白玉钗并不是完全的冰冷无情，对于愿意在黑暗中伸出援手的李鹄她格外地珍惜，愿意接受李鹄对她的好，展现在她“女魔头”的称号下所掩饰的柔情，虽然少了些侠客的果断，但又多了几分温暖的人伦之情。在小说中，李永平也通过设置成长环境的方式及

²⁷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9。

²⁸ 张雨，〈唐传奇中的女侠形象及其文化意蕴〉，页86。

²⁹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132。

³⁰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133。

³¹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133。

对女性日常生活经历的描绘，为白玉钗的行为提供了充分的依据，让其侠女形象更具真实性，将一个有血有肉的白玉钗就这样活生生地写在读者面前。李永平所刻画的白玉钗是一个轻命重义的形象，她深知自己的仇家乃至她的对手——白三千岁都不是好对付的角色，而她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寻仇的，但她并不想要连累李鹊被盯上，只能透过抛弃李鹊来保证他的安全。从自嘲的语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白玉钗的无奈，这样自嘲的语言可以说成了她保护身边的人不受伤害的一个手段。在文中第六回〈客栈血战〉中记载了孤傲高冷的白玉钗在遇到萧剑后慢慢地坠入了爱河，从初次两个人隔着月光打照面，到后来在〈嫵媚山莊〉的将身子伏在萧剑的胸膛上不让他起床，由此可以看出感情对的影响，以至于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罗刹从孤傲冷漠到后来的温柔可人。然而到后来小说第十回〈嫵媚山莊〉中得知萧剑的背叛，李永平并没选择让白玉钗这么轻易地就原谅萧剑，反而是利用萧剑的死借以表达白玉钗女性意识的崛起，体现出立体的人物质感。

（二）行事乖张

由古至今，重仁义主公道便是侠客们的基本特征，真正的侠客应该正气凛然，恃强扶弱，而小说中的“武”才得以被合法化，展现其神采。因此，从表面上看白玉钗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但是这白玉钗确实也符合李永平口中对于侠客的基本特征。在这里所说的女魔头指的并不是女性做出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而是在于行事乖张，亦正亦邪。这种女性大多心思敏捷，因此在小说中常常会做出一些肆意妄为，残忍自私等人难以接受的行为。这类的女性在李永平的《新侠女图》就可以看到，比如说白玉钗和她的师傅——林瓊瑛。在文中第九回〈日中对决〉当中，白玉钗为了替全家被狂眠四郎杀害的张翠姐儿报仇，用尽全力地将白骨簪刺入眠狂四郎的右眼，直没入根³²。其次，作为白玉钗师傅的林瓊瑛早年也是因全家被倭寇杀害，而后独创了瓊岛派剑术，甚至割下十八个倭寇和八个汉奸生殖器挂在防风林上，这类形象与以往李永平所刻画的形象有些差异，呈现出诡秘、乖张等的特征，虽然行事乖张，亦正亦邪，但却都是性情中人，不做作、不虚伪，使人物形象更具真实性。

³²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223。

在小说中第十一回〈纨绔子弟〉白玉钗三次邂逅马子鹿，白玉钗认为他在调戏、欲轻薄于她：

“鹤官，你亲眼看到这厮是怎样欺辱你姐姐呀”³³

“马子鹿只是在路上多看你两眼，展示他身上那套时兴行头，念念几首古诗文，碍着你白玉钗什么来着？连你身上一根寒毛，他都没碰过哩。你若是嫌这厮无礼，在他身上抽两鞭也就罢了。何苦打他二十四鞭，鞭鞭抽在他脸上？...”³⁴

照这段对白来看，李永平所塑造的魔女形象，从其本质是对男性权力的一种挑战。传统的江湖世界男子大多数行事潇洒自如，毫不在意外界的看法。既然男性可以快意恩仇，女性又何尝不能？按照个人的看法，李永平塑造了这些魔女形象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彰显这些女性身上独立潇洒的姿态，纵然不被外人理解，也依然我行我素。文中的马子鹿想来是没有受到过多当时封建社会的思想束缚，想用一种直白的方式将自己的爱意用吟诗的方式传达给白玉钗，但对于心有所属的白玉钗而言是或许一种骚扰，而她用鞭子鞭了马子鹿二十四鞭这一情节代表女性意识的抬头。从这一情节来阐述，在对女性的认识过程中人们无法跳出外形优先的审美，习惯用男性的目光去审视和把玩女性的身体，满足男性对女性欲望的审视，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病态。³⁵

第三节 观念的变化

在古代男尊女卑观念的重压之下，三从四德成为女性的精神枷锁，“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样的传统观念被广泛地推崇。李永平在自己的作品中应用了白玉钗作为女性形象的实例，给予“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样的封建传统观念重重地回击。在男权社会当中，女性受压迫和男女地位不平等可以说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了。封建制度下的女性作为弱势群体无论是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亦或是各项权利的享有上都承受着不公正的待遇，而争取男女平等一直是女性的理想和追求。

³³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274。

³⁴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274。

³⁵ 部莎莎，《金庸小说女性形象研究》，（济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页 62。

（一）贞洁观

“贞洁”的观念是封建传统礼教用来教化及规范女性的重要手段，也被认为是女性爱护自己的重要责任。对身处封建制度的女性来说，贞操相较于他们自身的生命更为重要。封建古代的传统女子在婚前是不能有性行为的，一旦在婚前有了性行为，那就是道德败坏，伤风败俗，甚至乎不守妇道。何谓“守宫砂”？守宫砂是古代人们证明未婚女子“贞洁”的一个标志³⁶，是用来验明女子是否还保有“处女之身”的方法。在小说第十回〈嫵媚山莊〉当中，在秋冬之交的夜里，白三千岁爷的打手、江北武林二十四家副总掌门的胡东找上了萧剑，白玉钗等人，声称他们锦衣卫北镇抚司的朋友已摸清萧剑的底细，借此讥讽萧剑从小乞丐“花儿”摇身一变成为大侠萧剑，甚至挑明了萧剑与白玉钗义兄妹的关系，宣告白玉钗是白三千岁亲生女儿女儿的事实。³⁷李永平在描写这一情节的过程时，借助了胡东的口，描述了萧剑的前半段人生经历，让读者了解萧剑在遇到白玉钗前的形象。然而，在嫵媚山莊的一众武林男女得知白玉钗与萧剑义兄妹的关系后，不由得议论纷纷。这其实与《新侠女图》的朝代设定为明朝有关，在这一时期的封建伦理规范逐渐走向极致³⁸，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相较于之前而言更加严格，对女性思想观念的束缚与紧固更为严密，甚至在社会上还一度出现了不少的贞节牌坊及多部贞节教化典籍，借此教化女性遵守妇道，谨守贞节观念。

例：《新侠女图》文中众人对于白玉钗与萧剑两者之间关系的议论：

“好哇！我原以为白骨簪是个石女哩。”³⁹

“这会儿，两个义兄妹相处一室——”⁴⁰

“孤男寡女，干柴碰上烈火——”⁴¹

“难保不会生出羞辱门风的事情来。”⁴²

³⁶ 吕亚虎，〈守宫砂——一种民俗事象的信仰原理及流变考察〉，《中国俗文化研究》2017年12月，页147。

³⁷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232。

³⁸ 李贤，《清代女性贞节教化探究——以孔氏家族为例》（济宁：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页26。

³⁹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233。

⁴⁰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233。

⁴¹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233。

⁴²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233。

“这一桩丑事，若是江湖上——”⁴³

“要咱们的白三千岁怎生做人哪！”⁴⁴

从李永平的描写当中便可窥探传统贞节教化对女性的苛责，对于白玉钗而言她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中的传统礼教观念注定了她需要接受各种方式的贞节教化，让她恪守妇道，践守贞操，甚至有一些江湖豪客在得知萧剑与她的关系后纷纷要求白玉钗出示她左腕上的守宫砂以证清白。一句“为了白公公，您的亲生父亲，您必得这么做，以杜绝江湖悠悠之口。”宣示了封建社会对于女性自我意识的一种削弱及压制，符合男权社会利益的体现，将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庸品，而这些所谓的江湖豪客更试图以社会的舆论压力及道德观念的约束来绑架白玉钗，主宰她的命运。然而，李永平笔下的白玉钗敢于冲破世俗，因与萧剑情投意合，认为自身的感情不该被世俗所限制，故决定献身给了萧剑，这一点其实就突破了一直以来被“处女情结”意识所陷入的困局，表现出了女性不肯被封建传统的伦理规范所束缚的决心。在那个保守的时代背景下，白玉钗的做法可以说是非常前卫，她敢于承担并毫不畏惧地追求自己的爱情，代表着其女性意识的觉醒。

（二）爱情观

爱情观指的是人们在面对爱情问题时的基本观点和态度，因时代背景的不同与文化观念的差异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即使是同个时代背景其爱情观也会因性格与生活背景乃至观念的不同而有所区别。⁴⁵在传统文化中，爱情里的忠贞强调的是女性对爱情的忠贞，男性允许三妻四妾，上到皇帝下到平民百姓都是如此，而在现代的爱情观念中，忠贞是对男女双方的要求，不仅是要求身体上忠于对方，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也必须忠于对方，只因精神上的出轨远比身体上的出轨来得更加严重。同样在小说第十回〈嫖山莊〉当中，杨十三娘因先前败给白玉钗心有怨愤，所以先是将众人的注意力集中在白玉钗的左手腕上的守宫砂上，并说明南海派宗师林瓊瑛也就是白玉钗的师傅早前就立下一个规矩，在入门时就会在左手腕正中间位子点上红豆般大小的守宫砂来证明自己的“贞洁”，这是世代弟子都

⁴³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233。

⁴⁴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233。

⁴⁵ 张丽，《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论警用武侠小说爱情书写的特征》（郑州：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页 7。

必须要遵守，违者将会被逐出师门。在众人看到白玉钗的手上没有红痣过后，杨十三娘又将话题引到了萧剑身上：

“白姑娘，砸们都是苦命的女人。萧剑骗了你的清白之身，也骗过我十三娘的身子。”⁴⁶

“去年冬天在韶关汤泉馆，我与萧剑——那时他还叫白玉珑——相遇...”⁴⁷

“我将我那守了二十八年的身子，毫不迟疑给了他...”⁴⁸

“...我只恨白玉珑这个薄倖郎。”⁴⁹

“今晚，我要当着武林众掌门人的面，揭穿这个负心汉的真面目...”⁵⁰

以现代视角来看待萧剑、白玉钗与杨十三娘的三角关系来说，萧剑其实还称不上出轨，因萧剑是在遇见白玉钗之前与杨十三娘发生的关系而不是在他与白玉钗交往期间出轨。从李永平的描写当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对于女性的不公。在封建的传统礼教观念往往只规定了女子需要接受各种方式的贞节教化，让女子恪守妇道，践守贞操，而男性则被允许三妻四妾，对此女子也不能发表任何的意见，但凡不能接受就很有可能会以犯了“七出”而被休离。杨十三娘选择在众人面前揭穿白玉钗已非清白之身，甚至不惜爆出她早在一年前也将身子给了萧剑，原因可能是在于女性的报复心，为了达到她的目的不惜牺牲自己的清誉，这也是杨十三娘女性自我意识的一种体现。

⁴⁶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236。

⁴⁷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236。

⁴⁸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236。

⁴⁹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236。

⁵⁰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236。

第三章 因世入侠，以侠入世——“新侠女”的侠客梦

《新侠女图》最初的书名原是《白玉钗传》，李永平到晚年仍想要实现的武侠梦其实早在他创作《吉陵春秋》的时候就已具备武侠的雏形了⁵¹。这部《新侠女图》主要是讲述一个女子身负血海深仇要报仇的故事，在面对庞大的官僚体制，她的对手又是手上握有庞大的特务机构像东厂、锦衣卫甚至是江湖帮派，要面对这些耶，而在《新侠女图》当中李永平就有声明他的目的在于歌颂白玉钗这个角色。⁵²《新侠女图》颠覆了传统武侠小说的写法，李永平直接跳过了白玉钗如何逃脱东厂特务的魔掌，省略了白玉钗上山拜师学艺的部分，将故事的开始放在了白玉钗学成武艺、下山离岛北上京师，以少年李鹊死活赖缠地跟着冷若冰霜的侠女——白玉钗北上京师拉开序幕。⁵³李永平曾在一篇采访当中提及：“要建立一个中国传统的新侠女典范，让她心狠手辣，让她杀人不眨眼、无所谓正邪。”透过情感的传达，李永平本人的价值观念自然也就融入到小说文本之中。

第一节 “新”侠女图的由来

张贵兴曾经说过：“孤傲冰冷、多情正直、一意孤行的白玉钗更贴近现实中的李永平。”⁵⁴在小说中的侠女形象演变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作家以及读者，而不同时期作家创作心态的不同也是致使侠女形象不断发生演变的原因。侠女形象即是由男性文人的创作和书写，她们的人生轨迹和命运归宿自然也就由男性安排，这种男性想象下的既定书写本身就带有对侠女的压迫与歧视。⁵⁵李永平男性的身份致使他在创作时无可避免会带有男性中心视角，而在这篇《新侠女图》当中他大胆地突破了“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观念的束缚，以白玉钗作为主角来构思小说，展现她的独立人格和爱情追求。在《新侠女图》中所塑造的新侠女形象即白玉钗其实就代表着他对理想的憧憬和追求，当然也可以说是历史传统与现实存在整合的产物。他认为《白发魔女传》里的女主角练霓裳对于爱情过于执著，直至头发都白了还过不了情字这一关，觉得练霓裳不够狠，没把

⁵¹ 高嘉谦，〈武侠的摆渡人：白玉钗传后记说明〉，

⁵²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9。

⁵³ 〈从《朱鹁书》到李鹊书，未完的武侠梦，逝去的武林：评李永平的《新侠女图》〉，张锦忠，浏览于 2023 年 11 月 8 日，<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19482>。

⁵⁴ 张贵兴，〈南洋少年历险记〉，页 10。

⁵⁵ 徐林，《中国古代小说中侠女形象演变研究》，页 33。

卓一航杀了实在是过于可惜。⁵⁶所以他在《新侠女图》当中也设置了白玉钗得知萧剑与杨十三娘的过往，还有两人早已发生过关系的这件事。在这里李永平没有选择让白玉钗原谅萧剑，而是让白玉钗在确认事情真相后一剑刺穿他的胸膛，以萧剑的死亡来表达白玉钗强烈的女性意识。⁵⁷“三从四德”、“端庄贤淑”等品德其实都只是外界对于女性的人为约束，而这种观念长期以来一直根深蒂固地埋藏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即便是在当代，依然还可以清楚地找到这些“传统”所留下的痕迹，就连李永平也不例外。为什么李永平会以“新”侠女图来作为他武侠小说的名字而不是根据一开始所取名的《白玉钗传》呢？之所以选择《新侠女图》来命名是因为李永平想要塑造一个全新的侠女形象，作为独立的个体而不是依附于男性而生存的附属品，试图翻转以往人们对于侠女的印象，打造专属于他的侠女图。

第二节 侠女形象之比较

梁羽生曾说过：“武是一种手段，侠是一个目的，通过武力的手段去达到侠义的目的，所以，侠是最重要的，武是次要的。”⁵⁸回顾历代的文学著作，其实可以发现具有强烈柔性特征的女性，往往是作家的重点写作主体与对象，或许是因为传统“男尊女卑”的思想限制，大多数关于女侠的撰写都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依附着男性而生存的现象更是普遍。随着梁羽生、金庸还有古龙陆续地开创“新派武侠小说”，他们作品中的人物特质或多或少具备了“现代思维”，这是基于作者所处的时代以及观念的变化的因素，让他们的侠女形象更加贴近当今社会，不再完全是附属品的性质，甚至还能显露“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虽然“新派武侠小说”的女侠大多数出自于想象，但也是基于这个原因致使女侠形象的创造不再受到约束。在此也会将李永平的侠女形象与其他作家进行比较来探讨这些侠女的不同之处。

⁵⁶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8。

⁵⁷ <活动回顾：李永平《新侠女图》导读会>，李婷欣、陈洁仪，浏览于2023年11月6日，<https://www.umchinesestudies.org.my/2018/11/27/%E6%B4%BB%E5%8A%A8%E5%9B%9E%E9%A1%BE-%E6%9D%8E%E6%B0%B8%E5%B9%B3%E6%96%B0%E4%BE%A0%E5%A5%B3%E5%9B%BE-%E5%AF%BC%E8%AF%BB%E4%BC%9A/>。

⁵⁸ 王彦文，王军涛，<金庸、梁羽生、古龙武侠英雄形象比较——以郭靖、张丹枫、李寻欢为例>，《特色期刊》2020年3月，页38。

梁羽生所创作的女侠，自身的武功高强，几乎可以说是脱离男性而独立自主的存在。在他笔下的侠女在精神品格上更是有着浓烈的理想主义关心国家甚至于自身的情感与命运，乃至拥有鲜明的个性。梁羽生经常就运用近乎赞叹的逼出来描写笔下各种优秀女性，来表现他们的自尊、自爱等过人之处，例《女帝奇英传》的武玄霜为了完成祖先的嘱咐和复仇而舍弃情感。古龙在侠女形象的刻画上与梁羽生亦存在着相同之处，即两人笔下的侠女皆是武力高强的。但是在侠女性格的刻画上，古龙在形式上、语言上都与金庸、梁羽生有了极大区别，他力求突破传统武侠小说中塑造人物的方式，更加关注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注重对现代人生价值的实现，进而反思人生情感和态度。⁵⁹此外，金庸笔下虽然创作了不少生存于封建古代的侠女，但依旧很难完全脱离男性而独立存在。《神雕侠侣》中的黄蓉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在初识郭靖的时候，她的武功水准、见识、机制甚至比郭靖更胜一筹，只是郭靖在后来的历程中迅速成长了，而黄蓉却没有丝毫长进，到后来结局是黄蓉甚至成了有点自私的妇人。

那么李永平与这些男作者所创造的侠女形象的区别之处在哪里？其实武艺高强这个特点几乎是大多数作家在创作武侠小说中侠女的一个共同点。在金庸和李永平看来，女性可以拥有独立的人格，而不是需要将自我价值的体现寄托在爱情之中。然而，在古龙作品中的武侠世界，女性的独立人格长期遭到男性的压制，而男性始终占据着武侠世界的绝对主导权是普遍的一个现象，这个李永平所认为的观点相差甚远。他理想中的侠女是可以自己独当一面的女神，是一个可以和男子争奇斗艳、平起平坐、轻命重义的儒士豪杰，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女荆轲大游侠，而不是作为配角附庸、为情而生的柔弱女子，也就是白玉钗。

60

⁵⁹ 王彦文，王军涛，〈金庸、梁羽生、古龙武侠英雄形象比较——以郭靖、张丹枫、李寻欢为例〉，页 38。

⁶⁰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 9。

第四章 白玉钗之死

《新侠女图》这个作品虽然因为作者李永平的逝世而被迫喊停，小说还未完结，但时间将暂停于此。在学者帮忙李永平整理其身后物的时候发现了他所留下的残稿，当中包含了完整写下的《白玉钗传后记》。在后记中记载了白玉钗在离开客栈后不幸中了埋伏，在十八家掌门围攻下，身中数刀，直到手中雌雄双剑被折断，才咬舌自尽，其儿子下落不明，胭脂马殉主。⁶¹然而，《新侠女图》行文至第13回，而第十四回未完，致使无法以未知的剧情进行猜测，故选以现有的资料来对《新侠女图》中的精神与价值等进行一系列的分析。

第一节 现代精神的借鉴与融合

纵观前文所述，李永平在《新侠女图》当中接壤了唐代传奇和侠义小说中侠女的贞烈强悍和不事二夫，将现代侠女精神糅合进他所创建的武侠世界的同时也丰富其作品中社会的现实内容。李永平一方面秉持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另一方面又受到现代文化的影响，因此他笔下有关《新侠女图》的角色就呈现出了现代性和传统性交织的特征。他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洗礼，传统女性的形象可以说扎根在李永平的心中。在李永平的笔下，女性可以有不输给男性的能力，这也体现出了李永平对于男女平等的一个思想观念。《新侠女图》中的白玉钗敢爱敢恨，是女性也能独立行走江湖的代表人物，洋溢着现代性的气息，也具备着传统的东方美。可以说传统性和现代性很好地融合在同一个女性身上，二者共同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女性内涵。一方面，女性的现代性意味着女性独立价值的彰显。无论是大胆勇敢地去追爱情，还是反抗父权，都是女性自我觉醒的表征。她们敢于用一切去拥抱爱情，敢于与命运斗争，大胆地追求着自己的生活方式等行为来看李永平虽然是一名男性作家，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将话语权交给了女性自身，争取到了独立的价值，即使并没有完全地逃离男性的掌握。李永平以凡人的姿态赋予了女性正常的七情六欲，纵然是武功高强、地位尊崇的女性，也依然具备着普通女性的特质，一如白玉钗，虽然她身处于虚幻的武侠世界，但是我们却能够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她们的影子。

⁶¹ 李永平，《新侠女图》，页326。

第二节 传统与现代的反思

在新武侠小说当中，李永平继承并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侠女形象，与此同时对各自存在的问题、局限等进行反思。首先，在《新侠女图》中，李永平就利用了现代的理念去观照古代武侠的正统文化。在历代传统的武侠小说当中，是正邪不两立的，大多的传统武侠小说的题材都是以“恶人”死亡的设定来作为故事的结局，但这样创作手法下的会导致小说的内涵变单一，而角色设定则是模糊的。在李永平笔下，正邪的界限不再分明，可以说正邪二元对立的格局已被打破，让人性的塑造更为丰满且真实，故由此塑造出亦正亦邪的白玉钗。在李永平所创造的武侠世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侠女如何从家庭的樊篱中解放出来，自由行走于江湖中。生活在新时代的李永平，无疑是以现代人的文化意识和现实需要为标准，来颠覆中国传统女性形象，以塑造出蕴涵现代特质的侠女形象。在他的笔下，这些封建社会的传统女性仿佛拥有自己的意志和力量，找回了自己的尊严和自信。她们不再深居闺阁、谨小慎微，而是行走江湖、不让须眉；她们不再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自由恋爱，自主选择生活道路⁶²，一如文中的白玉钗。对于感情的洁癖致使她无法接受曾经与杨十三娘结合的萧剑而选择一剑刺穿他的胸膛，哪怕后来得知这极大可能是杨十三娘为了报复故意为之的挑拨离间，但是依照当时的社会道德观念灌输，白玉钗的行为可以说是违背伦常的，同时也表现出极具现代意识的强烈叛逆性。

可以说无论是传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还是现代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大多都是为了迎合男性而去改变自己。女性应该拒绝他性的思维模式，从而培养和坚持自己作为人的自我意识。由于女性意识觉醒得不够深刻就导致自身价值无法得到实现，从而选择以牺牲自身来作为女性反抗男性社会权威的代价，如《新侠女图》的杨十三娘为了报复白玉钗，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声也要揭穿萧剑和她曾经的关系，达到报复白玉钗的目的。传统贞洁观的存在致使当时女子如果在婚前发生性行为的话会被外界指责不道德，而这种指责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女性合理的性欲望；而现代女性贞洁观的改变，是对女性自我的迷恋和认可，也是对自我肯定的表现。这种自我依恋或自我欣赏的行为是现代女性试图挑战男性文化中对女性形

⁶² 张琰，〈传统与叛逆——论金庸小说中的侠女形象〉，《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9月第3期，页19。

象的既定规范，她们通过这种自我欣赏的方式，展现出女性独有的精神追求，反映出现代女性为了冲破传统观念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第三节 展现现代女性的价值观

一直以来，女性的社会地位一直处于低于男性的事实，纵然现今社会女性已经可以明显地体现出独立自主的精神，但是以男性为尊的社会现实并没有发生什么实际上的变化。随着现今科技与经济的发展，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大多面临薪资太少不够用的情况，女性除了要照顾家庭外还得承受着工作、婚姻、生育等种种压力。不得不说的是尽管现今的社会崇尚男女平等，但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依旧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而女性在武侠小说中的话语空间始终在于男性权力的挤压之下，她们缺乏真正独立的话语体系，让那些没有灵魂的女性沦为男性彰显其力量的工具。在武侠小说中，女性一般是以母亲或者说是妻子的形象，即所谓的贤妻良母；而女性在生活中的各方面包括事业、婚姻、生活追求等所表现出的忍耐、无私奉献等‘理想人格’可以说在无形中增加了她们的生存负担以及精神困境。在女性挣脱传统封建的束缚，越来越独立的进程当中，感情与婚姻的意义从根本上也产生了些变化。鉴于越来越多的女性能承担自己的开销，独自一人生活，而后婚姻在现代社会中也逐渐摆脱客观因素的影响，不再像以往封建社会一般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个人幸福成为现代女性选择婚姻的首要条件。当代女性逐渐地远离被封建思想所束缚的传统女性，“为自己而活”。要想做个独立自我且拥有健全人格的新女性，就得先自我审视自己的价值和地位，充分认识到幸福的意义与对自我的肯定⁶³，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是生活最大的保障。

⁶³ <新女性的自我价值>,李梦琳,浏览 2023 年 11 月 30 日, https://www.sohu.com/a/283429665_100163025。

第五章 结语

综上所述，侠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当中较为特殊的一类女性形象。在唐代之前，“侠”的形象一直都是被男性所独占，直到中唐晚期的红线、聂隐娘、谢小娥等形象出现，小说作者才开始对女侠加以关注并描写，为行侠仗义的女性角色冠以“侠客”的这个称号，甚至一度成为小说的主要角色，但是这些令人称道的侠女形象大多都是按照当时男人的意愿来塑造的，缺乏女性自身的生命特征和独立的女性话语。这些女侠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她们的武艺高强，拥有自我的意识，不会依附其他人而生，甚至在面对困难时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问题，极具社会意义与价值。本论文通过研究李永平所创作的《新侠女图》之侠女形象，探讨李永平在《新侠女图》中的侠女形象及观念变化及了解李永平的内心世界。通过对形象与观念的分析，发现尽管都是属于武侠小说，但时代的不同会导致小说中女侠的形象也会有所差异。受到社会、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也会导致小说中角色的形象的建构不断地变化。简单来说，小说中的角色拥有投映作者内心及对照现实世界的的能力。故而，人们可以通过小说的效果了解作者的内心世界及社会历史。

引用书目

古籍

1. [战国] 韩非子，李维新校注，《韩非子》，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2. [西汉] 司马迁，《二十五史·史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专书

1. 【奥】弗洛伊德，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 【奥】弗洛伊德著，杨韶刚等译，《弗洛伊德心理哲学》，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3.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4. 李永平，《新侠女图》，台北：麦田出版社，2018。
5. 刘霓，《西方女性学——起源、内涵与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6. 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7. 王先霏编，《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8. 王先霏、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9. 西蒙·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10. 亚伦·强森编，成令方译，《性别打结——拆除父权违建》，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8。
11. 张妙清，叶汉明，郭佩兰合编，《性别学与妇女研究——华人社会的探索》，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

期刊论文

1. 陈虹霖，〈由自选集《迫迨》纵观李永平书写之特色〉，《问学集》2008年第14期，页57-64。
2. 邓雁霞，〈从小说家的童年背景解读其笔下的男性书写——以《吉陵春秋》为例〉，《从婆罗洲到世界华文文学：李永平的文学行旅》2020年第1期，页89-119。

3. 郭永玉, 胡小勇, <特质、动机和叙事: 人格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整合>, 《心理科学》2015年6月第38期, 页1489-1495。
4. 胡月霞, <李永平的原乡想象与文字修行>,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页111-119。
5. 姬克, <论李永平小说中呈现的俄狄浦斯情结>, 《文学评论》2017年第12期, 页14-17。
6. 吕亚虎, <守宫砂——一种民俗事象的信仰原理及流变考察>, 《中国俗文化研究》2017年12月, 页143-159。
7. 王彦文, 王军涛, <金庸、梁羽生、古龙武侠英雄形象比较——以郭靖、张丹枫、李寻欢为例>, 《特色期刊》2020年3月, 页38-39。
8. 张雨, <唐传奇中的女侠形象及其文化意蕴>, 《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8月, 页85-90。
9. 张琰, <传统与叛逆——论金庸小说中的侠女形象>,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9月第3期, 页17-19。

学术论文

1. 部莎莎, 《金庸小说女性形象研究》,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1。
2. 蒋慧雯, 《魔幻现实主义与精神分析论在现代小说中的运用——以李永平小说构型为例》, 台南: 高雄师范大学国文学系硕士论文, 2004。
3. 林岚彬, 《论李永平小说中的罪恶书写》,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硕士论文, 2017。
4. 李贤, 《清代女性贞节教化探究——以孔氏家族为例》, 济宁: 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2。
5. 黄美仪, 《漫遊与女性的探索——李永平小说主题研究》, 台北: 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 2004。
6. 徐林, 《中国古代小说中侠女形象演变研究》, 乌鲁木齐: 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7。
7. 张丽, 《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论警用武侠小说爱情书写的特征》, 郑

州：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8. 张艳艳，《论明末清初小说中“侠女”形象》，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网络资料

1. 李婷欣、陈洁仪，〈活动回顾：李永平《新侠女图》导读会〉，浏览于 2023 年 11 月 6 日，
<https://www.umchinesestudies.org.my/2018/11/27/%E6%B4%BB%E5%8A%A8%E5%9B%9E%E9%A1%BE-%E6%9D%8E%E6%B0%B8%E5%B9%B3%E6%96%B0%E4%BE%A0%E5%A5%B3%E5%9B%BE-%E5%AF%BC%E8%AF%BB%E4%BC%9A/>。
2. 张锦忠，〈从《朱鹁書》到李鹄书，未完的武俠梦，逝去的武林：评李永平的《新侠女图》〉，浏览于 2023 年 11 月 8 日，
<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19482>。
3. 李梦琳，〈新女性的自我价值〉，浏览 2023 年 11 月 30 日，
https://www.sohu.com/a/283429665_100163025。

